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五十五
九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奕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

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准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
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
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
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
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
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
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
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
肖充牣於朝汙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
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

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
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
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
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
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
譽真僞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
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
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
養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厲廉恥之節使公卿大
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

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楊州題詩以奉上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

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
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
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
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
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
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
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
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
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

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毀謗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抹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

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爲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

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汙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旣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畧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

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
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
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
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卽位加
直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
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
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
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
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

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
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
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
奏院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
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
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
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爲得也自熙寧
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
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
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

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爲常平
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
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吏之幸進以清入仕之
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
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
者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
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
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
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
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

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
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
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旣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
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
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
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
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
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
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
外郎居三年復爲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

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鼎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左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

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
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
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
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
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
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
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
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
將當時已定議旣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
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

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爾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